春秋戰國異辭

二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戰國異辭卷三十七

右春坊右諭德陳厚耀撰

吳

夫差

王夫差元年以大夫伯嚭為太宰習戰射常以報越為志二年吳王悉精兵以伐越敗之夫椒報姑蘇也越王句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

嚭而行成請委國為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昔有過氏殺斟灌以伐斟尋滅夏后帝相帝相之妃后緡方娠逃於有仍而生少康少康為有仍牧正有過又欲殺少康少康奔有虞有虞思夏德於是妻之以二女而邑之於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後遂收夏衆撫其官職使人誘之遂滅有過氏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有過之彊而句踐大於少康今不因此而滅之又將寬之不亦難乎且句踐為人能辛苦今不滅後

必悔之吴王不聽聽太宰嚭卒許越平與盟而罷兵去

史吴世家

越絶書紀策夫差興師伐越敗兵就李大風發狂日夜不止車敗馬失騎士墮死大船陵居小船沒水吴王曰寡人晝卧夢見井溢與李争𦘕越將掃我軍其凶乎孰與師還此時越軍大號夫差恐子胥曰王其勉之哉越師敗矣臣聞井者人所飲溢者食有餘越在南火吴在北水水制火王何疑乎風北來助吴也

昔者武王伐紂彗星出而與周太公曰臣聞以彗鬭倒之則勝胥聞災異或吉或凶物有相勝此乃其證願大王急行是越將凶吳將昌也（地志就李一名檇李城在浙江嘉興府城西南地產嘉李因名又云吳王曾醉西施於此號醉里）

越絕書（記地）句踐與吳戰于浙江之上石買為將耆老壯長進諫曰夫石買人與為怨家與為仇貪而好利細人也無長策王用之國必不遂王不聽遂遣之石買行至浙江上斬殺無罪欲專威服軍士動搖士

衆恐懼人不自聊子胥見之或北或南夜舉火擊鼓晝陳詐兵越師潰墜背叛乖離還報其王王殺買謝其師號聲聞吳吳王恐子胥喜曰越軍敗矣胥聞之狐之將殺嚼唇吸齒今越句踐敗矣君王安意越易兼也使人入問之越師請降子胥不聽越棲于會稽之山吳退而圍之句踐用種蠡計行成于吳句踐將降西至浙江待詔入吳故有雞鳴墟其入辭曰亡臣句踐故將士衆入為臣虜民可得使地可得有吳王

許之子胥大怒目若夜光聲若哮虎曰越未戰而服
天以賜吴其逆天乎吴王不聽遂許之浙江
越絶書請羅越大夫種謀曰夫差不顧義而媿吾王
種觀吴甚富而財有餘其刑繁法逆民習于戰守其
大臣好相傷莫能信也其德衰而民好負善且夫吴
王又喜安佚而不聽諫細誣而寡智信讒而遠士數
傷人而亟亡之少明而不信人希須臾之名而不顧
後患君王盍求卜焉越王曰卜之道何若種曰君王

卑身重禮以請糴于吳天若棄之吳必許諾于是乃
卑身重禮以請于吳吳將與之申胥進諫曰不可夫
王與越接地鄰境道徑通達仇讎敵戰之邦三江環
之其民無所移非吳有越越必有吳且夫君王兼利
弗取而輸之粟與財財去而凶來凶來而民怨其上
是養寇而貧邦家也與之不為德不若止且越王有
智臣曰范蠡勇而善謀將修士卒飾戰具以伺吾間
也胥聞越王之謀非有忠素請糴也將以此試我以

比卜要君王以求益親安君王之志我君王不知省
也而救之是越之福也吴王曰句踐旣服為臣為我
駕舍却行馬前諸侯莫不聞知今以越之饑吾與之
食我知句踐必不敢申胥曰越無罪吾君王急之不
遂絕其命又聽其言此天之所反也忠諫者逆而諛
諫者反親是狐雉之戲也狐體卑而雉懼之夫獸蟲
尚以詐相就而况于人乎吴王曰句踐有急而寡人
與之其德章而未靡句踐其敢與諸侯反我乎申胥

曰臣聞聖人有急則不羞為人臣僕今越王為吾蒲伏約辭服為臣下其執禮甚過吾君不知省也而故勝威之臣聞狼子野心仇讎之人不可親也夫鼠忘壁壁不忘鼠今越人不忘吴矣胥聞之拂勝則社稷固諫勝則社稷危胥先王之老臣不忠不信則不得為先王之老臣君王胡不覽夫武王之伐紂也今不出數年鹿豕遊于姑胥之臺矣太宰嚭從旁對曰武王非紂臣耶率諸侯以殺其君雖勝可謂義乎申胥

曰武王則已成名矣太宰嚭曰親僇主以成名弗忍
申胥曰美惡相入或甚美以亡或甚惡以昌嚭何惑
吾君王也太宰嚭曰申胥入臣也辯其君何必翽翽
乎申胥曰太宰嚭面諛以求親乘吾君王以求威諸
侯以成富今我以忠辯譬浴嬰兒雖啼勿聽嚭毋乃
諛吾君王之欲而不顧後患乎吳王曰嚭止子無乃
向寡人之欲乎太宰嚭曰臣聞春日將至百草從時
君王動大事臣竭力以佐謀也因遜遜之舍使人微

告申胥于吳王曰申胥進諫外貌類親中情甚疎類
有外心君王常親覩其言也胥無父子之親君臣之
施矣吳王曰夫申胥先王之忠臣天下之健士也殆
不然乎哉子毋以私相傷以動寡人太宰嚭對曰臣
聞父子之親張尹別居贈臣妾牛馬其志加親若不
與一錢其志斯疏父子之親猶然而況於士乎且有
知不竭是不忠竭而顧難是不勇下而令上是無法
吳王乃聽太宰嚭之言果與越粟申胥遜之舍歎

曰於乎君王不圖社稷之危而聽一日之說不聽輔
弼之臣而信讒諛容身之徒以為不信胥願廓目于
邦門以觀吳邦之大敗也

越絕書紀策子胥直言見踈范蠡聞之以為知數不
用知懼不去豈謂智歟胥聞嘆曰胥聞事君猶事父
也愛同也嚴等也太古以來未嘗見人君虧恩為臣
報仇也臣獲大譽功名顯著胥知分數終于不去先
君之功且猶難忘吾願腐髮弊齒何去之有蠡見其

外不知吾内今雖屈寃猶止死焉吾前獲功後遇戮非吾智衰先遇闔廬後遭夫差也

吳越春秋　吳王坐于殿上獨見四人向庭相背而倚王怪而視之羣臣問曰王何所見王曰吾見四人相背而倚聞人言則四分走矣子胥曰如王言將失衆矣吳王怒曰子言不祥子胥曰非惟不祥王亦亡矣後五日吳王復坐殿上望見兩人相對北向人殺南向人王問羣臣見乎曰無所見子胥曰王何見王

曰前日所見四人今日又見二人相對北向人殺南向人子胥曰臣聞四人走叛也北向殺南向臣殺君也王不應

子胥諫吳王王怒暮歸舉衣出宮宮中羣臣皆曰天無霖雨宮中無泥露相君舉衣行高何為子胥曰吾以越諫王王心迷不聽吾言宮中生草棘霧露沾我衣羣臣聞之莫不悲傷吳越春秋

夫差七年魯哀六年吳王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

乃興師北伐齊子胥諫曰越王句踐食不重味衣不重采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其衆此人不死必為吳患今越在腹心疾而王不先而務齊不亦謬乎弗聽遂北伐齊左氏此年無伐齊事敗齊師于艾陵左傳載夫差十二年至繒召魯哀公而徵百牢季康子使子貢以周禮說太宰嚭乃得止因留略地于齊魯之南史吳世家又伍子胥傳

九年為騶伐魯至與魯盟乃去十年因伐齊而歸史吳世家

史記　吳王將伐齊子胥諫曰未可臣聞句踐食不

重味與百姓同苦樂此人不死必為國患吴有越腹心之疾齊與吴疥癬也願王釋齊先越吴王弗聽遂伐齊敗之艾陵虜齊高國以歸讓子胥子胥曰王毋喜王怒子胥欲自殺王聞而止之越大夫種曰臣觀吴王政驕矣請試嘗之貸粟以卜其事請貸吴王欲與子胥諫勿與王遂與之越乃私喜子胥言曰王不聽諫後三年吴其墟乎按此與吕覽小異

十一年復北伐齊越王句踐率其衆以朝吴厚獻遺之

吳王喜唯子胥懼曰是棄吳也諫曰越在腹心今得志於齊猶石田無所用且盤庚之誥有顛越勿遺商之以興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屬其子於齊鮑氏還報吳王吳王聞之大怒賜子胥屬鏤之劒以死將死曰樹吾墓上以梓令可為器抉吾眼置之吳東門以觀越之滅吳也（史吳世家）

齊鮑氏弑齊悼公吳王（十一年）聞之哭於軍門外三日乃從海上攻齊齊人敗吳王乃引兵歸（史吳世家）

繹史　按春秋經傳齊景公卒悼公立四年弒簡公立艾陵之戰在簡公元年吳王勝齊還殺子胥史叙艾陵在景公死後而殺子胥在弒悼公前失考甚矣

淮南子　艾陵之戰也夫差曰夷聲陽句吳其庶乎

吳越春秋　夫差十一年北伐齊齊謝吳師曰齊孤立寡國倉庫空虛民人離散以吳為彊輔今未往告急而吳見伐請伏國人於郊不敢陳戰爭之辭惟吳哀齊之不濫也吳師乃還

吳越春秋　吳王伐齊伍子胥聞之諫曰臣聞興十萬之衆奉師千里百姓之費國家之出日數千金不念士民之死而爭一日之勝臣以爲危國亡身之甚且與賊居不知其禍外復求怨徼幸他國猶治瘑疥而棄心腹之疾發當死矣今齊陵遲千里之外更歷楚趙之界齊爲疾之疥耳越之爲病乃心腹也不發則傷動則有死願大王定越而後圖齊臣今年老耳目不聰以狂惑之心無能益國竊觀金匱第八其可傷

也吳王曰何謂也子胥曰今年七月辛亥平旦大王
以首事辛歲位也亥陰前之辰也合壬子歲前合也
利以行武武決勝矣然德在合斗擊丑丑辛之本也
大吉為白虎而臨辛功曹為太常所臨亥大吉德辛
為九醜又與白虎並重有人若以此首事前雖小勝
后必大敗天地行殃禍不久矣吳王不聽遂九月使
太宰嚭伐齊軍臨北郊吳王謂嚭曰行矣無忘有功
無赦有罪愛民養士視如赤子與智者謀與仁者友

太宰嚭受命遂行吳王召大夫被離問曰汝常與子胥同心合志并慮一謀寡人興師伐齊子胥獨何言焉被離曰子胥欲盡誠于王前自謂老狂耳目不聰不知當世之所行無益于國王遂伐齊齊與吳戰于艾陵之上齊師敗績吳王既勝乃使行人成好于齊曰吳王聞齊有沒水之慮帥軍來觀而齊興師蒲草吳不知所安集設陣為備不意頗傷齊師願結和親而去齊王曰寡人處北邊無出境之謀今吳乃濟江

淮踰千里而來我壤土戮我衆庶賴上帝哀存不至顛隕王令讓以和親敢不如命吳齊遂盟而去吳王還乃讓子胥曰吾前王履德明達於上帝垂功用力為子西結强仇于楚前王譬若農夫之芟殺四方蓬蒿以立名于荆蠻斯亦大夫之力今大夫昏耄而不自安生變起詐怨惡而出出則罪吾士衆亂吾法度欲以妖孽挫衂吾師賴天降哀齊師受服寡人豈敢自歸其功乃前王之遺德神靈之祐福也若子於吳

則何力焉伍子胥攘臂大怒釋劍而對曰昔吾前王

有不庭之臣以能遂疑計不陷于大難今王播棄所

患不憂此孤僮之謀天所未棄必趨其小喜而近其

大憂王不覺寤吳國之命斯促矣員不忍稱疾辟易

乃見王之為擒員誠前死掛吾目于門以觀吳國之

喪吳王不聽

越絶書請糴太宰嚭之交逢同謂太宰嚭曰子難人

申胥請為卜焉因往見申胥胥方與被離坐申胥謂

逢同曰子事太宰嚭又惑吾君王君王之不省也而
聽衆彘之言君王忘邦嚭之罪也亡日不久矣逢同
出造太宰嚭曰今日為子卜于申胥胥誹謗其君不
用胥則無後而君王覺子勉事後矣吳王之情在子
太宰嚭曰智之所生不在貴賤長少此相與之道也
逢同出見吳王慚然有憂色逢同垂涕不對吳王曰
子為寡人遊目長耳將誰怨乎逢同曰臣有患也臣
言而君行之則無後憂若君王弗行臣言而死矣王

曰子言寡人聽之逢同曰今日往見申胥申胥與被
離坐共謀懟然類欲害我君王申胥進諫類忠然中
情至惡内其身而心野狼君王親之不親逐之不逐
親之乎彼聖人也將更有怨心不已逐之乎彼賢人
也知能害我君王殺之爲乎可殺之亦必有以也吳
王曰今圖申胥將何以逢同對曰君王興兵伐齊申
胥必諫曰不可王無聽而伐齊必大克乃可圖之于
是吳王欲伐齊召申胥胥曰臣老矣耳無聞目無見

不可與謀吳王召太宰嚭而謀嚭曰善哉王伐齊也越在我猶疥癬是無能為也吳王復召申胥謀者三對曰臣聞愚夫之言聖主擇焉胥聞句踐罷吳之年宮有五竈食不重味省妻妾不別所愛妻操斗身操概自量而食適饑不費衣服純素不袀不玄帶劒以布寢不安席食不求飽而善貴有道行慶賞不刑戮是人不死必為國害越在我猶心腹之有積聚不發則無傷動作者有死亡願釋齊以越為憂吳王不聽

果興師伐齊大克還以申胥為不忠賜劒殺申胥髡被離申胥且死曰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今吳殺臣參桀紂而顯吳邦之亡也王孫駱聞之旦即不朝王召駱而問之子何非寡人而不朝王孫駱曰臣不敢有非臣恐矣吳王曰子何恐以吾殺胥為重乎王孫駱曰君王氣高胥之殺不與羣臣謀之臣是以恐王曰我非聽嚭而殺胥胥乃謀圖寡人王孫駱曰臣聞君人者必有敢言之臣在上位者必有敢

言之士胥先王之老臣不忠不信不得為先王臣矣王意欲殺太宰嚭王孫駱曰不可王若殺之是殺二胥矣王近駱如故

呂覽知化吳王夫差將伐齊子胥曰不可夫齊之與吳也習俗不同言語不通我得其地不能處得其民不能使夫吳之與越也接土鄰境壤交通屬習俗同言語通我得其地能處之得其民能使之越於我亦然夫吳越之勢不兩立越之與吳也譬若心腹之疾

也雖無作其傷深而在內也齊之於吳也疥癬之病
也不若其已也且其無傷也今釋越而伐齊譬之懼
虎而刺猬雖勝之其患未央患患虎太宰嚭曰不可君
王之令所以不行於上國者齊晉也君王若伐齊而
勝之徙其兵以臨晉晉必聽命矣是君王一舉而服
兩國也君王之令必行於上國夫差以為然不聽子
胥之言子胥曰天將亡吳矣則使君王戰而勝天將
不亡吳矣則使君王戰而不勝夫差不聽子胥兩祛

高蹶而出於廷曰嗟乎吴朝必生荆棘矣夫差興師伐齊戰於艾陵大敗齊師（夫差十二年）反而誅子胥子胥將死曰與吾安得一目以視越人之入吴也乃自殺夫差乃取其身而流之江抉其目著之東門曰女胡視越人之入我也

史記（伍子胥傳）吴王將北伐齊越王句踐用子貢之謀乃率其衆以助吴而重寶以獻太宰嚭太宰嚭既數受越賂其愛信越殊甚日夜為言于吴王吴王信之伍子

胥諫曰夫越心腹之病今信其浮辭詐偽而貪齊破齊譬猶石田無所用之且盤庚之誥曰有顛越不恭劓殄滅之俾無遺育無使易種於茲邑此商之所以興願王釋齊而先越若不然後將悔之無及而吳王不聽使子胥于齊通戰期子胥臨行謂其子曰吾數諫王王不用今見吳之亡矣汝與吳俱亡無益也乃屬其子於齊鮑牧改氏為王孫氏而還報吳吳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因讒曰子胥為人剛暴少恩猜賊其怨望

恐為深禍也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為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耻其計謀不用乃反怨望而今王又復伐齊子胥專愎彊諫沮毀用事徒幸吳之敗以自勝其計謀耳今王自行悉國中武力以伐齊而子胥諫不用因輟謝佯病不行王不可不備此起禍不難且嚭使人微伺之其使於齊也乃屬其子於齊之鮑氏夫為人臣內不得意外倚諸侯自以為先王之謀臣今不見用常鞅鞅怨望願王早圖之吳王曰微

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伍子胥屬鏤之劍曰子以此死伍子胥仰天歎曰嗟乎讒臣嚭為亂矣王乃反誅我我令若父霸自若未立時諸公子爭立我以死爭之于先王幾不得立若既得立欲分吳國予我我顧不敢望也然今若聽諛臣言以殺長者乃告其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為器而抉吾眼縣吳東門之上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乃自剄死事與左哀

十年較詳

吳王闔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浮之

江中吳人憐之為立祠于江上因命曰胥山吳王旣
誅伍子胥遂伐齊

越絶書　子貢與夫子坐告夫子曰太宰死夫子曰
不死也如是者再子貢再拜而問何以知之夫子曰
天生宰嚭者欲以亡吳吳今未亡宰何病乎後人來
言不死聖人不妄言是以明知越霸矣

說苑正諫　夫差十一年吳將復北伐齊越王句踐用
子貢之謀乃率其衆以助吳而重寶以獻遺太宰嚭

太宰嚭既數受越賂其愛信越殊甚日夜為言于吳王王信用嚭之計伍子胥諫曰夫越心腹之疾今信其遊辭偽詐而貪齊譬猶石田無所用之盤庚曰古人有顛越不恭是商所以興也願王釋齊而先越不然將悔之無及也已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謂其子曰吾諫王王不我用吾今見吳之滅矣女與吳俱亡無為也乃屬其子于齊鮑氏而歸報吳王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因讒曰子胥為人剛暴少恩其怨

望猜賊為禍也深恨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為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計謀不用乃反怨望今王又復伐齊子胥專愎强諫沮毀用事惟幸吳之敗以自勝其計謀耳今王自行悉國中武力以伐齊而子胥諫不用因輟佯病不行王不可不備此起禍不難且臣使人微伺之其使齊也乃屬其子於鮑氏夫人臣內不得意外交諸侯自以先王謀臣今不用常怏怏願王早圖之吳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

賜子胥屬鏤之劒曰子以此死子胥曰嗟乎讒臣宰嚭為亂王顧反誅我我令若父霸又若立時諸子弟爭立我以死爭之於先王幾不得立若既立欲分吳國與我我顧不敢當然若之何聽讒臣殺長者乃告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為器而抉吾眼著之吳東門以觀越寇之滅吳也乃自剌殺吳王闔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吳人憐之乃為立祠于江上因名曰胥山

吴王置酒文臺之上羣臣悉在太宰嚭執政越王侍坐子胥在焉王曰寡人聞之君不賤有功之臣父不憎有力之子今太宰嚭為寡人有功吾將爵之上賞越王慈仁忠信以孝事于寡人吾將復其國以還助伐之功於衆大夫何如羣臣賀曰大王躬行至德虛心養士羣臣並進見難爭死名號顯著威震四海有功蒙賞亡國復存霸功王事咸被羣臣子胥據地垂涙曰於乎哀哉遭此嘿嘿忠臣掩口讒

夫在側政敗道壞諂諛無極邪說偽辭以曲為直舍
讒攻忠將滅吳國宗廟既夷社稷不食城郭丘墟殿
生荆棘吳王大怒曰老臣多詐為吳妖孽乃欲專權
擅威獨傾吾國寡人以前王之故未忍行法今退自
計無沮吾謀子胥曰今臣不忠不信不得為前王之
臣臣不敢愛身恐吾國之亡矣昔者桀殺關龍逢紂
殺王子比干今大王誅臣參于桀紂大王勉之臣請
辭矣子胥歸謂被離曰吾貫弓接矢于鄭楚之界越

渡江淮自致于斯前王聽從吾計破楚見凌之仇報前王之恩而至於此吾非自惜禍將及汝被離曰既諫不聽自殺何益何如亡乎子胥曰亡臣安往吴王聞子胥之怨恨也乃使人賜屬鏤之劍十三年子胥受劍徒跣褰裳下堂中立仰天呼怨曰吾始為汝父忠臣設謀破楚南服勁越威加諸侯有霸王之功今汝不用吾言反賜我劍吾今日死吴宫為墟庭生蔓草越人掘汝社稷安忘我乎昔前王不欲立汝我以死

爭之卒得汝之願公子多怨于我我徒有功于吳今乃賜我死豈不謬哉吳王聞之大怒曰汝不忠信為寡人使齊託汝子于齊鮑氏有外我之心急令自裁孫不使汝得有所見子胥把劒仰天嘆曰我死後世必以我為忠上配夏殷亦得與龍逄比干為友遂伏劒以死吳王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之器鴟夷榼投之于江中言曰胥汝死之後何能有知即斷其頭置高樓上謂之曰日月炙汝肉飄風飄汝眼炎光燒汝骨

魚鼈食汝肉汝骨變形灰有何所見子胥因隨流揚波依潮來往一作成濤激岸隨潮來往蕩激崩岸於是吳王謂被離曰汝嘗與子胥論寡人之短乃髠被離而刑之王孫駱聞之不朝王召而問曰子何非寡人而不朝駱曰臣恐耳吳王曰子以我殺子胥為重乎駱曰大王氣高子胥位下王之誅臣命何異於子胥臣以是恐也王曰非聽宰嚭以殺子胥胥圖寡人也駱曰臣聞君人者必有敢諫之臣在上位者必有敢言之交夫

子胥先王之老臣也不忠不信不得為前王臣吳王
中心悷然悔殺子胥非宰嚭之讒子胥而欲殺之駱
曰不可王若殺嚭此為二子胥也于是不誅
越絕書 德序 子胥賜劒將自殺嘆曰嗟乎衆曲矯直
一人固不能獨立吾挾弓矢以逸鄭楚之間自以為
可復吾見凌之仇乃先王之功想得報焉自致于此
吾先得榮後僇者非智衰也先遇明後遭險君之易
移也已矣生不遇時復何言哉此吾命也亡將安之

莫如早死從吾先王于地下葢吾之志也　吴王將殺子胥使馮同徵之胥見馮同知為吴王來也洩言曰王不親輔弼之臣而親衆豕之言是吾命短也高置吾頭必見越人入吴也我王親為禽哉捐我深江則亦已矣胥死之後吴王以為妖言使人捐子胥于大江口勇士執之乃有遺響發憤馳騰氣若奔馬威凌萬物歸神大海彷彿之間音兆常在後世稱之子胥葢水僊也

論衡　夫差殺子胥胥煮之于鑊盛以橐投之于江子胥恚恨臨水爲濤溺殺人吳地記云子胥死浮尸于江夫差悔焉與羣臣于江設祭置壇國人因爲立廟

夫差師詰羣臣出國門祠子胥于江濱諸臣並在夫差乃言曰寡人蒙先王之遺恩爲千乘之主昔不聽相國之言乃用讒佞之辭至令相國遠没江海自亡以來濛濛慼慼如霧蔽日莫誰與言泣下沾襟哀不自勝左右羣僚莫不悲傷吳越春秋

新書　子胥進爭不聽忠言不用既得成稱善累聽以求民心於是上帝降禍絕吳命乎直江君臣乖而不調置社槁而分裂容臺振而掩敗犬羣嘷而入淵彘銜菹而失奧燕雀剖而蚖虵生食蘆菹而蛭口浴清水而遏蠆伍子胥見事之不可為也乃籠而自投水目抉而掛東門身鴟夷而浮江

吳王夫差立春宵宮為長夜之飲造千石酒鍾又作天池池中造青龍舟日與西施為水嬉又有別館在句容

楸梧成林民歌曰梧宮秋吴王愁 述異記

地志蘇州府 靈巖山吴王館娃宮故地上有西施洞浣花池採香徑及琴臺諸勝 楞伽山一名上方山其北有吴王郊臺 胥山在太湖口吴王殺子胥于此

靈巖有響屧廊吴王建廊虚其下令西施步屧繞之則有聲

地志蘇州府 姑蘇臺在姑蘇山上一名胥臺闔閭築五年乃成 石城在常熟吴地志云越獻西施于吴王

王擇虞山北麓以石甃城為治遊之所

地志松江府 五茸城華亭谷東吴夫差獵所

吴地記 夫差小女字幼玉見父無道輕士重色其國必危遂願與書生韓重為偶不果結怨而死夫差思痛之金棺銅槨葬閶門外其女化形而歌曰南山有烏北山張羅烏既高飛羅當奈何志欲從君讒言孔多悲怨成疾殁身黄坡

搜神記 吴王夫差小女名曰紫玉年十八童子韓

重年十九有道術女說之私交信問許為之妻重學
於齊魯之間屬其父母求婚王怒不與女玉結氣死
葬閶門之外三年重歸哭泣哀慟具牲幣往弔於墓
前玉覓從墓出見重流涕曰昔爾行之後二親從
王相求度必克從大願不圖別後遭命奈何乃左顧
宛頸而歌曰南山有烏北山張羅烏既高飛羅將奈
何意欲從君讒言孔多悲結生疾沒命黃壚命之不
造寃如之何羽族之長名為鳳凰一日失雄三年感

傷雖有衆鳥不為匹雙故見鄙姿逢君輝光身遠心
近何當暫忘歌畢歔欷流涕要重還冢與之飲讌留
三日三夜盡夫婦之禮取徑寸明珠以送重曰若至
吾家致敬大王重遂詣王自說其事王大怒曰吾女
既死而重造訛言以此不過發冢取物託以鬼神趣收
重重走至墓所訴之玉曰無憂今歸白王王粧梳忽
見玉驚愕悲喜問曰爾緣何生玉跪而言曰昔韓重
求玉大王不許重從遠還聞玉已死故詣冢弔唁感

其篤終輒與相見因以珠遺之不為發冢顧勿推治夫人聞之出而抱之玉如烟然

夫差北伐齊掘為深溝通于商魯之間北屬之濟是為吳溝（吳越春秋）

地志　山東即墨縣海濱有勞山相傳吳王夫差登此得靈寶度人經（漢逢萌浮海隱此）

吳越春秋（合越絕書）吳王將伐齊道出胥門因過姑胥之臺忽晝假寐于姑胥之臺而得夢及寤而起其心恬

恬一作惆然悵焉乃召太宰嚭告曰寡人晝臥有夢覺而

恬恬一作惆然悵焉請占之得無有憂哉夢入章明宮見

兩鑩蒸而不炊一作炊而不蒸兩黑犬嘷以南嘷以北兩鋘

鋘一作鏵殖吾宮牆流水湯湯越吾宮堂後房鼓震篋篋

有鍛工前園橫生梧桐子為寡人占之太宰嚭曰美

哉王之興師伐齊也臣聞章者德鏘鏘也明者破敵

聲聞功朗明也兩鑩蒸而不炊者大王聖德氣有餘

也兩黑犬嘷以南嘷以北者四夷已服朝諸侯也兩

鍥殖宮牆者農夫就成田夫耕也流水湯湯越宮堂者鄰國貢獻財有餘也後房篋篋鼓震有鍛工者宮女悅樂琴瑟和也前園橫生梧桐者樂府鼓聲也吳王大悅賜太宰嚭雜繒四十疋而其心不已召王孫駱問曰寡人忽晝夢為子陳之王孫駱曰臣智能鄙淺不能占夢臣知有東掖門亭長長城公弟子公孫聖（公孫一作王孫）為人少而好游長而好學多見博觀知鬼神之情狀願王問之王乃遣王孫駱移記往請公孫

聖急詰姑胥之臺公孫聖得記發而讀之伏地而泣
有頃不起其妻大君從旁接而起之謂聖曰子何性
之鄙也希睹人主卒得急召涕泣如雨公孫聖仰天
嘆曰悲乎非子所知也今日壬午時加南方命屬上
天不可逃亡非但自哀誠傷吴王大君曰子以道自
達于主有道當行上以諫王下以約身今聞急召憂
惑潰亂非賢人所宜公孫聖曰愚哉女子之言也吾
受道十年隱身避害欲紹壽命不意卒得急召中世

自棄故悲與子相離耳遂去詣姑胥臺吳王曰寡人將北伐齊魯道出胥門過姑胥之臺忽然晝夢子為占之言其吉凶公孫聖伏地而起曰臣不言身名全言之必死于王前然忠臣不顧其軀乃仰天嘆曰悲哉臣聞好船者溺好騎者墮君子各以所好為禍臣好直言不顧于命願王圖之臣聞章者戰不勝敗走傽偟也明者去昭昭就冥冥也入門見鋞蒸而不炊者大王不得火食也兩黑犬嗥以南嗥以北者大王

身死魂魄惑也兩鋘殖宮牆者越軍入吳國伐宗廟掘社稷也流水湯湯越宮堂者宮空虛也後房鼓震篋篋者坐太息也前園橫生梧桐者梧桐心空不為器用但為俑僮與死人俱葬也願大王按兵修德無伐于齊則可銷也使太宰嚭王孫駱冠幘肉袒徒跣稽首謝于句踐國可存也身可不死矣吳王索然大怒乃曰吾天之所生神之所使顧力士石番以鐵鎚擊殺之聖乃仰頭向天而言曰吁嗟蒼天知吾之寃

乎忠而獲罪身死無辜今吾家無葬我提我至深山
中後世為聲響於是吴王乃使人提之秦餘杭之山
豺狼食其肉野火燒其骨東風數至飛揚汝灰骨肉
糜爛汝何能為聲響哉太宰嚭趨進曰賀大王喜災
已滅矣因舉行觴兵可以行吴王乃使太宰嚭為右
校司馬王孫駱為左校司馬從句踐之師以伐齊
十三年吴召魯衛之君會於槖臯（史吴世家）
十四年春吴王北會諸侯於黄池欲霸中國以全周室

六月戊子越王句踐伐吴乙酉越五千人與吴戰丙戌虜吴太子友丁亥入吴吴人告敗於王夫差夫差惡其聞也或泄其語吴王怒斬七人於幕下七月辛丑吴王與晉定公爭長吴王曰於周氏我為長晉定公曰於姬姓我為伯趙鞅怒將伐吴乃長晉定公吴王已盟與晉别欲伐宋太宰嚭曰可勝而不能居也乃引兵歸國國亡太子内空王居外久士皆罷敝於是乃使厚幣以與越平史吴世家

吳越春秋　十四年夫差既殺子胥連年不熟民多怨恨吳王復伐齊闕（闕與掘同）為闌溝於商魯之間北屬蘄西屬濟欲與魯晉合攻於黃池之上恐羣臣復諫乃令國中曰寡人伐齊有敢諫者死太子友知子胥忠而不用太宰嚭佞而專政欲切言之恐罹尤也乃以諷諫激于王清旦懷丸持彈從後園而來衣袷履濡王怪而問之曰子何為袷衣濡履體如斯也太子友曰適遊後園聞秋蜩之聲往而觀之夫秋蟬登高

樹飲清露隨風撝撓長吟悲鳴自以為安不知螳螂超枝緣條曳腰聳距而稷其形夫螳螂翕心而進志在有利不知黃雀盈綠林徘徊枝陰𧿹𨁊微進欲啄螳螂夫黃雀但知伺螳螂之有味不知臣挾彈危擲蹭蹬飛丸而集其背今臣志在黃雀不知空埳其旁闇忽埳於深井臣故袷體濡履幾為大王取笑王曰天下之愚莫過于斯但貪前利不覩後患太子曰天下之愚復有甚者魯承周公之末有孔子之教守仁

抱德無欲于隣國而齊舉兵伐之不愛民命惟有所獲夫齊徒舉而伐魯不知吳悉境內之士盡府庫之財暴師千里而攻之夫吳徒知踰境征伐非吾之國不知越王將選死士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屠我吳國滅我吳宮天下之危莫過于斯也吳王不聽太子之諫遂北伐齊越王聞吳王伐齊使范蠡洩庸率師屯海通江以絕吳路敗太子友于始熊夷始當作姑通江淮轉襲吳遂入吳國燒姑胥臺徙其大舟即餘皇舟也

吳敗齊師于艾陵之上還師臨晉與定公爭長未合邊候吳王夫差大懼合諸侯謀曰吾道遼遠無會前進孰利王孫駱曰不如前進則執諸侯之柄以求其志請王屬士以明其令勸之以高位辱之以不從令各盡其死夫差昏秣馬食士服兵被甲勒馬銜枚出火於造闔行而進吳師皆文犀長盾扁諸之劍（闔閭既鑄成干將莫耶二劍餘鑄得三千並號扁諸之劍）方陣而行中校之軍皆白裳白髦素甲素羽之矰望之若荼王親秉鉞戴旗以陣

而立左軍皆赤裳赤髮丹甲朱羽之矰望之若火右軍皆玄裳玄輿黑甲烏羽之矰望之如墨帶甲三萬六千雞鳴而定陣去晉軍一里天尚未明王乃親鳴金鼓三軍譁吟以振其旅其聲動天徙地晉大驚不出反距堅壘乃令童褐請軍（國語作董褐請事）曰兩軍邊（國語作偃）兵接好日中無期今大國越次而造弊邑之軍壘敢請辭故（國語辭作亂）吳王親對曰天子有命周室卑弱約諸侯貢獻莫入王府上帝鬼神不可以告無姬姓

之所振懼遣使來告冠蓋不絶於道始周依負於晉故忽於夷狄會晉今反叛如斯吾是以蒲服就君不肯長弟徒以爭彊孤進不敢去君不命長為諸侯笑孤之事君決在今其不得事君命命當作亦在今日矣敢煩使者往來孤躬親聽命于藩籬之外童褐將還吳王躡左足與褐決及報與諸侯大夫列坐于晉定公前既以通命乃造趙鞅曰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小則嬖妾嫡子死否則吳國有難大則越人入不得還

也其意有愁毒之憂進退兩難不可與戰主君宜許之以前期無以爭行而危國也然不可徒許必明其信趙鞅許諾入謁定公曰姬姓于周吳爲先老可長以盡國禮定公許諾命童褐復命于是吳王愧晉之義乃退幕而會二國君臣並在吳王稱公前晉侯次之羣臣畢盟吳既長晉而還未踰於黄池越聞吳王久留未歸乃悉士衆將踰章山濟三江而欲伐之吳又恐齊宋之爲害乃命王孫駱告勞于周曰昔楚不

承供貢僻遠兄弟之國吾前君闔閭不忍其惡帶劒挺鈹與楚昭王相逐于中原天舍其忠國語忠作衷楚師敗績今齊不監于楚又不恭王命以遠辟兄弟之國夫差不忍其惡被甲帶劒徑至艾陵天福于吳齊師還鋒而退夫差豈敢自多其功是文武之德所祐助時歸吳不熟于歲遂緣江泝淮開溝深水出于商魯之間而歸告于天子執事周王答曰父伯命子來乎盟國一人則依矣余實嘉之伯父若能輔予一人則

兼受多福周室何憂焉乃賜弓弩王阼以增號謚以上所記與國語大同小異惟太子友之諫國語不載吳王還歸自黃池息民散兵

越絶書　昔者吳王夫差之時其民殷衆禾稼登熟兵革堅利其民習於鬬戰夫差乃違子胥之教行有日發有時道於姑胥之門晝臥姑胥之臺覺寤而起其心惆悵如有所悔即召太宰嚭而占之曰向者晝臥夢入章明之宮入門見兩鑑炊而不蒸見兩黑犬嘷

以南嗥以北見兩鏵倚吾宮堂見流水湯湯越吾宮牆見前園橫索生樹桐見後房鍛者扶挾鼓小震子為寡人精占之吉則言吉凶則言凶無諛寡人之心所從太宰嚭對曰善哉大王興師伐齊夫章明者伐齊克天下顯明也見兩鑑炊而不蒸者大王聖氣有餘也見兩黑犬嗥以南嗥以北四夷已服朝諸侯也兩鏵倚吾宮堂夾田夫也見流水湯湯越吾宮牆獻物已至則有餘也見前園索生樹桐樂府吹巧也見

後房鍛者扶挾鼓小震者宮女鼓樂也吳王大說而賜太宰嚭雜繒四十疋王心不已召王孫駱而告之對曰臣智賤能薄無方術之事不能占大王夢臣知有東掖門亭長越公弟子公孫聖為人幼而好學長而憙遊博聞彊識通於方來之事可占大王所夢臣請召之吳王曰諾王孫駱移記曰今日壬午左校司馬王孫駱受教告東掖門亭長公孫聖吳王晝臥覺寤而心中惆悵也如有悔記到車馳詣姑胥之臺聖

得記發而讀之伏地而泣有頃不起其妻大君從旁接而起之曰何若子性之大也希見人主卒得急記流涕不止公孫聖仰天歎曰嗚呼悲哉此固非女子所能知也今日壬午時加南方命屬蒼天不可逃亡伏地而泣者不能自惜但吴王諛心而言師道不明正言直諫身死無功大君汝彊食自愛慎勿相忘伏地而書既成篇即與妻把臂而訣涕泣如雨上車不顧遂至姑胥之臺謁見吴王吴王勞曰越弟子公孫

聖也寡人晝卧姑胥之臺夢入章明之宫入門見兩
鑩炊而不蒸見兩黑犬嘷以北嘷以南見兩鏵倚吾
宫堂見流水湯湯越吾宫牆見前園横索生樹桐見
後房鍛者扶挾鼓小震子爲寡人精占之吉則言吉
凶則言凶無諛寡人心所從公孫聖伏地有頃而起
仰天歎曰悲哉夫好船者溺好騎者墮君子各以所
好爲禍諛讒申者師道不明正言切諫身死無功伏
地而泣者非自惜因悲大王夫章者戰不勝走偉偟

明者去昭昭就冥冥見兩鑩炊而不蒸者王且不得
火食見兩黑犬嘷以北嘷以南者大王身死魂魄感
也見兩鏵倚吾宮堂者越人入吴邦伐宗廟掘社稷
也見水流湯湯越吾宫牆者大王宫堂虚也前園横
索生樹桐者桐不為器用但為偊當與人俱葬後房
鍛者鼓小震者大息也王毋自行使臣下可矣太宰
嚭王孫駱惶怖解冠幘肉袒而謝吴王忿聖言不祥
乃使其身自受其殃王乃使力士石番以鐵杖擊聖

中斷之為兩頭聖仰天歎曰蒼天知冤乎直言正諫
身死無功令吾家無葬我提我山中後世為聲響吳
王使人提於秦餘杭之山虎狼食其肉野火燒其骨
東風至飛揚汝灰汝更能為聲哉太宰嚭前截拜曰
逆言以滅讒諛以亡因酌行觴時可以行矣吳王曰
諾王孫駱為左校司馬太宰嚭為右校司馬王從騎
三千旌旗羽蓋自處中軍伐齊大剋師兵三月不去
過伐晉晉知其兵革之罷倦糧食盡索興師擊之大

勉吳兵三月不去浮尸者不可勝數

十八年越益彊越王句踐率兵使伐敗吳師於笠澤楚滅陳二十年越王句踐復伐吳二十一年遂圍吳史吳世家

吳有士曰張胥鄙譚夫吾前交而後絕張胥鄙有罪拘將死譚夫吾合徒而取之出至於道而後乃知其夫吾也輟行而辭曰義不同于子故前交而後絕吾聞之君子不以危易行今吾從子是危而易行也與吾因子而生不若反拘而死闔閭聞之令吏釋之張胥鄙曰吾義

不同于譚夫吾故不受其任也今吏以是出我以譚夫吾故免也吾庸遽受之乎遂觸牆而死譚夫吾聞之曰我任而不受佞也不知而出之愚也佞不可以接士愚不可以事君吾行虛矣人惡以吾力生吾亦耻以此立於世乃絶頸而死新序卷七

吴越春秋　二十年越王興師伐吴吴與越戰于檇李吴師大敗死者不可勝計越追破吴吴王困急使王孫駱稽首請成如越之來也越王對曰昔天以越

賜吳吳不受也今天以吳賜越其可逆乎吾請獻勾甬東之地與君為二君可乎吳王曰吾之在周禮前王一飯如越王不忘周室之義而使為附邑亦寡人之願也行人請成惟君王有意焉大夫種曰吳為無道今幸擒之願王制其命越王曰吾將殘汝社稷夷汝宗廟吳王默然請成七反越王不聽二十三年十月越王復伐吳吳困不能戰士卒分散城門不守遂屠吳吳王率羣臣遁去晝馳夜走三日三夕達于秦

餘杭山朐中愁憂目視茫茫行走猖狂腹餒口饑顧
得生稻而食之伏地而飲水顧左右曰此何名也對
曰是生稻也吳王曰悲哉是公孫聖所言不得火食
走傽偟也王孫駱曰飽食而去前有胥山在吳縣西四十里吳王取子胥尸浮之江中吳人憐之為立祠于江上因命曰胥山西坂中可以匿止王
行有頃得生瓜已熟掇而食之謂左右曰冬而生瓜
近道人不食何也左右曰謂糞種之物人不食也吳
王曰何謂糞種左右曰盛夏之時人食生瓜起居道

旁子復生秋霜惡之故不食吴王嘆曰子胥所謂且食者也且字疑悞至秦餘杭山謂太宰嚭曰吾嘗戮公孫聖于斯山吾畏天下之慚足不能進心不能往太宰嚭曰死與生敗與成敢有避乎王曰然曾無所知乎子試前呼之聖在當即有聲吴王止秦餘杭山太宰嚭上山呼公孫聖三呼聖三應吴王大怖足行屬腐面如死灰曰寡人豈可返乎須臾越進兵三圍吴范蠡在中行左手提鼓右手操枹而鼓之吴王書其矢

而射種蠡之軍辭曰吾聞狡兔已死良犬就烹敵國如滅謀臣必亡今吴病矣大夫何慮乎大夫種書矣射之曰上天蒼蒼若存若亡昔天以越賜吴吴不肯受是天所反句踐既得返國上天之功敬而受之不敢忘也且吴有大過五以至于亡王知之乎忠臣伍子胥忠諫而身死大過一也公孫聖正言身死無功大過二也太宰嚭愚而佞輕而讒妄語恣口聽而用之大過三也齊晉無反逆行無僭侈而吴伐之辱君

臣毀社稷大過四也且吳與越同音共律上合星宿句踐無罪恒使其芻莖秣馬比于奴虜大過五也越王謹上刻青天敢不如命吳王曰今日聞命矣大夫種謂越君曰仲冬氣定天將殺戮不行天殺反受其殃越王敬拜曰諾今圖吳王將為何如大夫種曰君被五勝之衣帶步光之劒仗屈盧之矛瞋目大言以執之越王曰諾乃如大夫種辭吳王曰誠以今日聞命言有頃吳王不自殺越王復使謂曰何王之忍辱

厚恥也世無萬歲之君死生一也今子尚有遺榮何必使吾師衆加刃于王吳王仍未肯自殺句踐謂種蠡曰二子何不誅之種蠡曰臣人臣之位不敢加誅于人主願王急命之天誅當行不可久留越王復瞋目怒曰死者人之所惡惡者無罪于天不負于人今君抱五過不知愧辱而欲求生豈不鄙哉吳王乃太息四顧而望曰諾乃引劒而伏死越王謂太宰嚭曰子為臣不忠亡國滅君乃誅嚭并妻子吳王臨伏劒

顧謂左右曰吾生既慙死亦愧矣使死者有知吾羞前君地下不忍覩伍子胥及公孫聖使其無知吾負于生死必連繄組以罩吾目恐其不蔽願復重羅繡三幅以為掩生不昭我明死勿見我形吾何可哉越王乃葬吴王以禮于秦餘杭山卑猶吴地記餘杭山別山卑猶今陽山越王使軍士人一隰一作累土以葬之宰嚭亦葬卑猶之旁合越絕書

二十三年魯哀二十二年越敗吴越王句踐欲遷吴王夫差于

甬東（地志甬東今浙江寧波府翁洲山）予百家居之吳王曰孤老矣不能事君王也吾悔不用子胥之言自令陷此遂自剄死越王滅吳誅太宰嚭以為不忠而歸（史吳世家）

說苑（正諫）越襲吳吳王還與戰不勝使大夫行成于越不許吳王將死曰吾以不用子胥之言至于此令死者無知則已死者有知吾何面目以見子胥也遂蒙絮覆面而自刎

越絕書（請糴）太宰嚭曰圖越惟以我拜為事王無憂

王曰寡人屬子拜請早暮無時太宰嚭曰臣聞駟馬方馳驚前者斬其數必正若是越難成矣王曰子制之斷之居三年越興師伐吳至五湖太宰嚭率徒謂之曰請戰者五父越王不忍而欲許之范蠡曰君王圖之廟廊失之中野可乎謀之七年須臾棄之王勿許吳也越王曰諾居軍三月吳自罷太宰嚭遂亡吳王率其有祿與賢良者遯而去越追之至餘杭山禽夫差殺太宰嚭越王使范蠡殺吳王蠡曰臣不敢殺

主王曰刑之蠡曰臣不敢刑主越王親謂吳王曰昔者上蒼以越賜吳吳不受也夫申胥無罪而殺之進讒諛容身之徒殺忠信之士大過者三以至滅亡子知之乎吳王曰知之越王與之劍使自圖吳王旬日乃自殺也越王葬之于甲猶之山殺太宰嚭逢同與其妻子

越絕書　吳王不忍率其餘兵相將至秦餘杭之山饑餓足行乏糧視瞻不明據地飲水持籠稻而餐之

顧謂左右曰此何名羣臣對曰是籠稻也吳王曰悲哉此公孫聖所言王且不得火食太宰嚭曰秦餘杭山西坂閒燕可以休息大王亟飡而去尚有十數里耳吳王曰吾嘗戮公孫聖於斯山子試為寡人前呼之即尚在邪當有聲響太宰嚭即上山三呼聖三應吳王大怖足行屬腐面如死灰色曰公孫聖令寡人得邦誠世世相事言未畢越王追至兵三圍吳大夫種處中范蠡數吳王曰王有過者五寧之知乎殺忠

臣伍子胥公孫聖胥爲人先知忠信中斷之入江聖
正言直諫身死無功此非大過者二乎夫齊無罪空
復伐之使鬼神不血食社稷廢蕪父子離散兄弟異
居此非大過者三乎夫越王句踐雖東僻亦得繫於
天皇之位無罪而王恒使其芻莖秣馬比於奴虜此
非大過者四乎太宰嚭讒諛佞諂斷絶王世聽而用
之此非大過者五乎吴王曰今日聞命矣越王撫步
光之劒仗屈盧之弓瞋目謂范蠡曰子何不早圖之

乎范蠡曰臣不敢殺主臣存主若亡今日遜敬天報
微功越王謂吳王曰世無千歲之人死一耳范蠡左
手持鼓右手操枹而鼓之曰上天蒼蒼若存若亡何
須軍士斷子之頸挫子之骸不亦繆乎吳王曰聞命
矣以三寸之帛冥吾兩目使死者有知吾慚見伍子
胥公孫聖以為無知吾恥生越王則解綬以冥其目
遂伏劍而死越王殺太宰嚭戮其妻子以其不忠信
斷絕吳之世　夫差冢在猶高西阜猶山越王使干

戈人一累土以葬之近太湖　三臺者太宰嚭逢同
妻子死所在也　安城里高庫者句踐伐吴禽夫差
以為勝兵築庫高閣之周二百三十步
說苑　石益謂孫伯曰吴將亡矣吾子亦知之乎孫
伯曰晚矣子之知之也吾何為不知石益曰然則子
何不以諫孫伯曰昔桀罪諫者紂焚聖人剖王子比
干之心袁氏之婦絡而失其紀其妾告之怒棄之夫
亡者豈斯人知其過哉

吳越春秋　吳亡後越浮西施於江令隨鴟夷以終

修文御覽引今本無墨子曰西施之沈其美也按諸書不載西施所終翟去滅吳未遠此言當必有據

新序　趙襄子問於王子維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對曰吳君吝而不忍襄子曰宜哉吳之亡也吝則不能賞賢不忍則不能罰姦賢者不賞有罪不能罰不亡何待

雜錄

吳王欲伐荆告其左右曰敢有諫者死舍人有少孺子者欲諫不敢則懐丸操彈遊于後園露沾其衣如是者三旦吳王曰子來何苦沾衣如此對曰園中有樹其上有蟬蟬高居悲鳴飲露不知螳蜋在其後也螳蜋委身曲附欲取蟬而不知黄雀在其旁也黄雀延頸欲啄螳蜋而不知彈丸在其下也此三者皆務欲得其前利而不顧其後之有患也吳王曰善哉乃罷其兵說苑正諫

楚人伐吳吳使沮衞蹶融犒於楚師楚將軍曰縛之將

以釁鼓問之曰汝來卜乎答曰卜卜吉乎曰吉楚人曰今楚將以女釁鼓其何吉也答曰是故其所以吉也吳使臣來也固視將軍將軍怒將深溝高壘將軍不怒將懈怠今也將軍殺臣則吳必警守矣且國之卜非為一臣卜夫殺一臣而存一國其不言吉何也且死者無知則以臣釁鼓無益也死者有知也臣將當戰之時使鼓不鳴楚人因不殺 韓子說林下

吴地記

唐陸廣微撰

泰伯在位四十九年無子弟仲雍立

周繇王在位三十七年子態遂立周繇王不知何人豈即仲仲雍耶

態遂在位四十九年子早軫立

早軫在位五十九年子叙吾立

叙吾在位三十八年兄處立

處在位三十九年侄壁羽立

壁羽在位三十六年子齊玄立

齊玄在位五十年子柯盧立

柯盧在位二十七年弟柯轉立

柯轉在位二十四年子嬌立

嬌在位二十四年姪鵰立

鵰在位三十年子界嗣立

界嗣在位三十五年子知濟立

知濟在位二十七年子諸樊立知濟豈即壽夢耶

諸樊缺

餘濟在位十七年弟餘昧立

餘昧在位二十一年子僚立

子僚在位十三年堂弟子光立

光在位二十年子夫差立

夫差在位二十三年為越所滅

以上計二十五王治國總六百二十四年

春秋戰國異辭卷三十七

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葉　蘭

謄錄監生臣任衡萱